

[美] 迪恩·孔茨 —— 著

# 好人

文闻 曾亚敏 —— 译

THE  
GOOD  
GUY



Dean Koontz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[美]迪恩·孔茨——著

文闻 曾亚敏——译

# 好人

Dean Koontz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人/(美)孔茨(Koontz,D.)著;文闻,曾亚敏  
译.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5.1

书名原文: The Good Guy  
ISBN 978-7-5327-6781-6

I. ①好… II. ①孔…②文…③曾… III. ①长篇小  
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7555号

Dean Koontz  
THE GOOD GUY

Copyright © 2007 by Dean Koontz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ennart Sane Agency AB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,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图字·09-2008-5902

好人

The Good Guy

Dean Koontz

迪恩·孔茨 著

文闻 曾亚敏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 姝

装帧设计 储 平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2 字数 163,000
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781-6/I·4102

定价: 42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 021-65418000

## 第一部

正确的地点  
错误的时间

池塘里的蜉蝣有时会低低地掠过水面，只留下细如蛛丝的痕迹，以此来避开那些在空中觅食的鸟儿和蝙蝠。

蒂莫西·卡里尔身高六英尺三英寸，体重两百一十磅，手脚粗大。他这种块头自然无法保持一种像低飞的蜉蝣那样的姿态，但他仍想尽量不惹人注意。

他穿着一双笨重的工装靴，习惯性地迈着那改不了的约翰·韦恩<sup>①</sup>式的步子，来到了兰普赖特酒吧，径直走到屋子里端，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。酒吧L形吧台靠近门口的那一边坐着三位男士，两个小隔间里分别坐着两对恋人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蒂姆<sup>②</sup>的出现。

蒂姆在最靠里的凳子上坐了下来，桃花心木的吧台在射灯的照射下呈现出糖浆般的红褐色，他在这昏暗的灯影之中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。从门口看去，他是屋子里最不起眼的人。

如果把兰普赖特酒吧靠门口的一端比作火车机车驾驶室的话，那么这里就是挂在车尾的乘务车厢。在生意清淡的周一的夜晚，选择坐在这儿的人多半是不想被打扰。

利亚姆·鲁尼是这家酒吧的老板，也是今晚唯一的服务员，他从啤酒桶里接了一扎啤酒放到蒂姆面前。

“如果哪天晚上你带个女人来这里约会，”鲁尼说，“我肯定得被你吓死。”

“我干吗要到这个破地方来约会？”

“除了这个破地方，你还能去哪儿？”

“我还知道一家很不错的甜甜圈店。”

“是啊。你们俩在吞下一打油乎乎的甜甜圈以后，你可以带她去新港海滩<sup>③</sup>的高档餐厅，坐在马路牙子上看那些服务生怎样把豪华轿车开进停车场。”

蒂姆呷了口啤酒，鲁尼擦拭着本来就很干净的吧台，蒂姆说：“你很幸运，能找到米歇尔这样的女人。像她这样的女人世上已经找不到了。”

“米歇尔今年三十岁，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。如果像她这样的女人世上已经找不到了，那么她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这可真是个谜。”

“要想赢得女人的心，你要有所行动。”鲁尼说。

“我是在行动啊。”

“一个人打打篮球算不上什么行动。”

“别为我担心，来找我的女人络绎不绝。”

“没错，”鲁尼说道，“但她们总是结伴而来，向你传经布道，讲述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。”

“她们关心我的精神世界，那也没什么不好啊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起过你是个喜欢挖苦人的混蛋？”

“你说过，说过一千遍了吧，我还真是听不够呢。刚才还在这儿的那个男人，今年四十岁，没结过婚，最近却让人给阉了。”

“谁把他给阉了？”

“医生。”

---

① John Wayne (1907—1979),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, 西部片的代表人物。

② “蒂姆”是“蒂莫西”的昵称。

③ Newport Beach, 位于洛杉矶以南约五十英里处, 是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。

“告诉我那些医生的名字，”蒂姆说，“我可不想一不小心落到那些医生的手里。”

“那人是因为得了癌症，才做了睾丸切除手术。问题是如今他再也不能要孩子了。”

“要孩子有什么好，人们为什么总想着要生孩子？”

虽然从未练过空手道，但鲁尼的神态看上去就像一个黑带高手，一张神情严肃的脸仿佛可以将水泥砖块击碎。然而他的眼睛却似一扇幽蓝的窗户，泛着温暖的光芒，透露出内心的善良。

“这是人之常情嘛，”鲁尼说道，“妻子、孩子，还有一个哪怕天塌下来也能让一家人紧紧待在一起的地方，大多数人终日奔波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”

“《圣经》里说玛仕撒拉<sup>①</sup>活了九百多岁，一辈子从未停止过生育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”

“一直在生育吗？”

“那个时候的人就是那样，只知道生儿育女。”

“你不会是想等到六百岁再开始结婚生子吧？”

“你和米歇尔也没有生孩子啊。”

“我们正准备要个孩子。”鲁尼俯下身，双臂交叉放在吧台上，把脸凑到蒂姆面前，“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，门童？”

蒂姆眉头一皱。“别那样叫我。”

“那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和平常一样，砌墙。”

“那明天呢？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Methuselah，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，是亚当与夏娃在该隐之后所生的赛特的后裔。据说他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，活到969岁。



“继续砌墙。”

“为谁干？”

“谁付给我钱，我就为谁干。”

“我每周在这里工作七十个小时，有时候会更长，但不是为了那些顾客。”

“我敢肯定你的顾客很清楚这一点，”蒂姆说道。

“现在究竟谁才是喜欢挖苦人的混蛋？”

“当然是你，你仍然是挖苦人的冠军，而我是个挑战者。”

“我工作是为了迈克尔和我们未来的孩子。除了那些付钱给你的人，你还需要为某个特别的人而工作，某个可以和你一起共筑未来的人。”

“利亚姆，你的眼睛的确很漂亮。”

“我和迈克尔都在为你操心，兄弟。”

蒂姆噘起嘴唇。

鲁尼继续说道：“总是一个人也不是回事儿。”

蒂姆嘴里故意发出亲吻的声音。

鲁尼把脸凑得更近了些，两人的脸只有几英寸的距离，“你想吻我吗？”

“你似乎特别关心我。”

“我可以坐在吧台上，这样你可以吻我的屁股。”

“谢谢，不用了。我可不想弄脏自己的嘴。”

“你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吗，门童？”

“又来了！”

“自我恐惧症<sup>①</sup>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自我恐惧症，英文是 autophobia，auto 有“自我”意思，同时也可以当“汽车”讲。

“什么？我可不怕什么汽车。”

“我是说你惧怕自我。不，这样说也不太对，你是惧怕某种潜在自我。”

“你可以去中学当学生顾问了，”蒂姆说，“你们店里不是免费提供椒盐饼干吗？我的那份呢？”

“有人喝醉酒吐在上面了，不过我差不多擦干净了，你要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不过要是受潮了我就不要了。”

鲁尼从吧台后面端出一碗椒盐饼干，放在蒂姆的啤酒旁边。“米歇尔有个表妹叫桑德拉，很可爱。”

“桑德拉，这是个什么名字？没有叫玛丽的吗？”

“我想介绍你和桑德拉认识。”

“没那个必要。说不定明天我就会让人把睾丸给割了。”

“你可以把你那玩意儿装在罐子里，约会的时候带去，这样你们俩就不愁没话可聊了，”鲁尼说道。吧台的另一头有三位有说有笑的客人准备付账，鲁尼前去招呼，在他眼里，他们正忙着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贡献大学学费呢。

有好几分钟，蒂姆暗自努力说服自己只需要啤酒和椒盐饼干就足够了。他把桑德拉想象成一个壮得像头牛，只有半边眉毛，鼻毛长得可以编成辫子的丑女人，以此来坚定自己的想法。

一如往常，这家酒吧给他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环境。他甚至不需要借助啤酒来驱除一天的烦恼；这地方本身就具有一种镇静的作用，置身其中，便可感到内心的平静与安宁，虽然他自己也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。

酒吧的空气里弥漫着各种味道，陈啤酒与鲜啤酒的香味、香肠罐里溅出的卤汁味、吧台上的蜡味以及沙狐球球沙的味道混杂在一起。酒吧的小厨房里还不时飘来煎汉堡和炸洋葱圈的香味。

在这令人感到温暖惬意的气味中，带有灯饰的百威时钟在他的座位上投下淡淡的影子，身后小隔间里有情侣在窃窃私语，自动点唱机里传来佩茜·克莱恩<sup>①</sup>那经久不衰的歌声，这一切对蒂姆来说都是如此之熟悉，相比之下，自己的家都显得有些陌生了。

这个世界瞬息万变，而兰普赖特酒吧却始终如一，如果说这算不上是一种永恒的话，那么至少它可以代表某种延续，也许这正是兰普赖特酒吧让蒂姆备感舒适的原因。

蒂姆习惯了这里的一切，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任何改变。人们对所谓新的生活体验评价过高，被公共汽车撞倒也是一种新的生活体验，这应该没有人愿意尝试。

蒂姆喜欢熟悉的、按部就班的生活，他永远都不会经历跌落悬崖的危险，因为他压根儿就不会尝试爬上山顶。

有人说蒂姆缺乏冒险精神，对此，他不屑一辩。在他看来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处潜伏着各种难以预测的危险，相比之下，那些漂洋过海，勇闯异国他乡的冒险活动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孩向往的事情。

如果蒂姆把这种想法公之于众，那么人们一定会笑他是个傻瓜。他只不过是个石匠，准确点儿说，是个泥瓦匠。人们能指望一个泥瓦匠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呢？

现如今，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去思考，特别是去思考未来。人们宁可固守偏见也不愿接受富有洞察力的思想。

有些人也指责蒂姆的思想过于守旧，这倒是事实。

对他而言，过去充满着美好的记忆，值得回味。他是个怀有希望的人，但不敢奢望在未知的将来会有什么美好的事物等着他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Patsy Cline(1932—1963), 美国著名乡村音乐歌手。

这时，酒吧里来了个有趣的家伙，他身材高大，但比蒂姆矮一点儿，长得很结实，看上去却并不令人生畏。

让人觉得有意思的并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的举动。他进入酒吧时犹如一只正遭到猛兽追赶的小动物，不停地扭头回望，直到酒吧的门合上。接下来他又警惕地打量着屋内，似乎不相信这里是个安全的避难所。

新客人走到吧台前坐了下来。蒂姆盯着他的比尔森高脚啤酒杯，仿佛那是一只圣杯，他正冥思苦想那里面所承载的深奥含义。蒂姆不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，而是摆出一种虔诚专注的神态。他愿意和陌生人聊上几句，但决不会先开口。

如果新来的客人一张口就能看出是个偏执狂，是个对政治狂热的家伙，或者是个令人讨厌的傻瓜，蒂姆将不再保持这种虔诚或是怀旧的姿态，转而变得沉默与压抑。当得到冷冰冰的回应时，人们通常都会知趣地停止交谈。

蒂姆喜欢一个人独处沉思，就像在圣餐桌边默默祷告一样，但也很乐意和谈得来的人聊聊天，只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。

如果你主动与人攀谈，可能会碰上难以收场的尴尬局面。而如果对方先开口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话不投机的时候，通过沉默将其拒之千里之外，使对方不得不闭嘴。

看到有新的顾客前来，鲁尼甚是高兴，带着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而工作的热情，上前问道：“想喝点什么？”

陌生人把一个厚厚的黄褐色信封放在吧台上，用左手压着。“也许……一杯啤酒吧。”

鲁尼扬起了眉毛，等待着确切的回答。

“对，给我来杯啤酒，”陌生人说。

“好的，我们有百威、美乐还有喜力，你要哪种？”

“那么……嗯……来一杯喜力好了。”

他说话时声音细小而紧张，就像一根绷紧的电话线，嘴里断断续续蹦出来的字眼好像小心栖落在上面的鸟儿，弹奏出一串惊慌的音符。

就在鲁尼将啤酒端来的时候，陌生人已经将钱放在了吧台上，“不用找了。”

显然，他不会再来一杯了。

当鲁尼转身离开时，陌生人用右手握住酒杯，却没有喝上一口。

蒂姆是一个“奶妈”，这是鲁尼对他的戏称，因为他喝啤酒的速度和小孩喂奶一样，慢慢品味着两杯啤酒就可以度过长长的夜晚。有时候酒都被他给捂热了，只好要来冰块让它凉爽起来。

即便不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，当你面前摆放着一杯刚倒好的冰爽啤酒时，你也会忍不住想要痛快地喝上一大口。

蒂姆盯着自己的百威啤酒，就像一个狙击手瞄准了目标一样。一个好的狙击手在瞄准目标的同时也不会忽视四周的动静，蒂姆注意到旁边的陌生人仍然没有端起那杯喜力啤酒。

那家伙看起来不像是经常泡酒吧的人，显然，此时此刻走进这家酒吧也并非他的本意。

终于，他开口说道：“我来早了。”

蒂姆在犹豫要不要接上话茬，陌生人继续说道：“我想人人都愿意赶早，来探探虚实。”

蒂姆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倒不是担心这人会像狼人一样恐怖，只是觉得他会是个令人生厌的家伙。

陌生人又说道：“我曾经和我的狗一起从飞机上跳下来过。”

话说回来，如果在酒吧里与人进行一次难忘的交谈，最好是能碰上些奇人怪事。

蒂姆来了精神，转过头来问那个跳伞的家伙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的狗。”

“拉里。”

“很有趣的名字。”

“我给它起了个跟我哥哥一样的名字。”

“你哥哥对此作何感想？”

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很遗憾，”蒂姆说。

“没什么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

“拉里喜欢跳伞吗？”

“他从未跳过伞。他十六岁就去世了。”

“我是说你的狗。”

“哦，它看上去很喜欢，我之所以提到这事是因为我现在心乱如麻，正如我们从飞机上跳下来时的心情一样。”

“这真是糟糕的一天，是吗？”

陌生人皱起了眉头。“你认为呢？”

蒂姆点了点头。“很糟糕。”

跳伞者仍旧眉头紧锁。“就是你，是不是？”

在酒吧里侃大山并不需要像演奏莫扎特的钢琴曲一样严肃认真。它就像一种自由发挥的即兴演出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节奏。

“是你吗？”陌生人再次问道。

蒂姆回答说：“我就是我，还能是谁呢？”

“你看起来很……很普通。”

“我就是干这个的，”蒂姆肯定地说。

陌生人盯着他看了一会，然后垂下眼睛。“我无法想象会是你。”

听到这话，蒂姆皱起了眉头，对方话语里带着一丝真诚，不像是在开玩笑，于是他也略显认真地回答道：“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陌生人终于端起了酒杯，举到嘴边，不小心将一些酒洒在了吧台上，他一口气喝掉了半杯啤酒。

“不管怎样，这只是暂时状态，”蒂姆好像不是在跟对方讲话，而是在自言自语。

这个人最终会意识到他弄错了，到时蒂姆也可以装糊涂。在此之前，他可以开开心心。

陌生人将黄褐色信封推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这是一半，一万块，剩下的等她走了之后再付清。”

说完这些，陌生人把凳子一挪，站起身来，朝门口走去。

蒂姆正要叫他回来，突然明白了那句话的可怕含义：这是一半，一万块，剩下的等她走了之后再付清。

蒂姆先是感到震惊，然后是一阵异常的恐惧，他的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噎住了，没能叫出声来。

陌生人像跳伞者弹出机舱一样迅速离开酒吧。他快速穿过房间，迈出大门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“嘿，等一下，”蒂姆说道，但声音太小，也太晚了，“等等。”

当你平平静静地过着日子，不想引人注意的时候，你往往不会对一个正在策划谋杀的陌生人大喊大叫，更不会去追赶他。

蒂姆意识到他必须追上那人，只是等他从凳子上站起时，已经来不及了，那人早已走远。

他又坐了下来，一口气喝光了杯里的啤酒。

杯子的四周留有一些啤酒的泡沫。以前他从没有发觉这些转瞬即

逝的痕迹是这么的神秘，现在他仔细端详着这些泡沫，仿佛里面藏有什么玄机。

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，于是看了一眼那个黄褐色信封，现在这信封看起来像铁管炸弹一样危险。

此时，利亚姆·鲁尼正端着两盘芝士汉堡和薯条，给隔间里的一对情侣送去。在生意清淡的星期一是没有其他服务生的。

蒂姆举手示意要鲁尼过来，这位老板却没有注意到他，转身又回到了酒吧那头的吧台入口。

那个信封似乎仍然是个不祥的征兆，但蒂姆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误会了他和陌生人之间的谈话。一个和一只名叫拉里的狗一起跳伞的人是不会雇凶杀人的。这一切一定是个误会。

剩下的等她走了之后再付清。这句话有多种意思，不一定指的是在她死后。

蒂姆决定马上将疑虑澄清，于是他掀开信封上的铜扣，打开了封口，把手伸了进去。他从信封里抽出了厚厚一沓用橡皮筋绑好的百元大钞。

钱本身也许并不脏，但是他摸起来觉得有些油腻。蒂姆马上又把钱装回了信封。

除了现金，他还发现了一张五乘七英寸的照片，是印在驾驶执照或护照上的那种。照片上的女人二十八九岁的样子，很漂亮。

照片的背面印有姓名：琳达·帕克特。名字下面是一个位于拉古纳海滩<sup>①</sup>的地址。

虽然才喝完一杯啤酒，蒂姆觉得嘴里又咸又干，还有一股柠檬的酸味。他的心跳慢了下来，但异常剧烈，耳朵里似乎传来怦怦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Laguna Beach, 美国加州南部海滨城市。



声音。

看了照片后，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，好像他参与策划了杀害这个女人一样。他把照片收起来，把信封推到一旁。

这时，又有一个男人走进了酒吧。这人和蒂姆身材差不多，棕色的头发跟他一样剪得短短的。

鲁尼端着一杯新鲜啤酒走了过来，对蒂姆说：“你要是继续以这种速度灌酒，就不再是这儿的摆设，可以算得上是个真正的顾客了。”

蒂姆觉得恍恍惚惚，一种挥之不去的噩梦般的感觉使他的大脑变得迟钝。他想要告诉鲁尼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但是舌头好像突然不听使唤了。

新来的客人走了过来，坐在刚才跳伞者坐过的位置上，和蒂姆之间隔着一张空凳子。他对鲁尼说：“百威啤酒。”

在鲁尼去倒酒的时候，陌生人盯着那个黄褐色信封，然后与蒂姆四目交汇。他跟蒂姆一样，有一双棕色的眼睛。

“你来得很早，”杀手说。